

冷劍烈女

司馬
比
素
煙

金蒲孤笑道：
「令徒石慧雖然行爲不當，可是她最後鏢阻邵浣春開鐵傘，使得大家受毒較輕，臨走時又留下解方，可見她的心地還不算太壞，倒是那邵浣春不容輕恕，他本來也是個俠義中人，怎會一下子會變得如此混帳，居然做出這等不齒的行逕來！」

李青霞輕輕一歎道：

「這也很難說，鐵傘先生在武林中的地位身份俱相當崇高，大俠當來削下他一隻耳朵，使他的聲譽一落千丈，爲了報復，他祇好不擇手段了！」

金蒲孤微怒道：

「總鏢頭，石廣琪與邵浣春二人與我的仇怨在那天開壽筵時，我已公開地揭露過，十年辛苦，兩條人命，我祇取他們一隻耳朵作抵，是否算得過份？」

李青霞連忙道：

「妾身祇是分析邵浣春所以倒行逆施的原因，並不是對大俠有所非議，大俠心胸磊落，行事及義，早爲舉世同欽，即以石廣琪而論，他的死與大俠毫無關係，可是大俠以耳爲報，足見俠義胸懷……」

金蒲孤臉色轉了過來。

黃鶯也道：

「金大哥，剛才李總鏢頭將你的事情說給我聽了，我也覺得你沒有錯，死掉的石廣琪也沒有錯，那個姓石的女孩子更沒有錯！」

呂子奇哦了一聲道：「那麼錯在誰呢？」

黃鶯笑笑道：

「石廣琪傷害金大哥的父母出於丈義，金大哥替父母報仇，都是合情合理的行爲，由是而推，石慧的報復也不能算過份，錯的是那個姓邵的老頭兒與呂老先生！」

呂子奇連忙道：「姑娘可以說得詳細一點嗎？」

黃鶯道：「爲人子者痛於父母之死，可以不論是非，您呂老爺子若是個明白是非的人，不就應該幫著您的弟子來找金大哥的麻煩！」

一句話把呂子奇說得低下頭來，秦傀難當。

黃鶯笑笑道：

「其實我相信呂老先生這次來找金大哥，並不是真想替石廣琪報仇，祇不過因爲金大哥的名氣太大，蓋下了你十二金錢鏢的鋒芒，所以才找個理由來與金大哥較量較量，呂老先生，我說得對不對？」

這個道理在場的人早已明白了，祇是不好意思說出來而已，被胸無城府的黃鶯一語點穿，弄得呂子奇更爲難堪，羞紅了臉，半晌抬不起頭來！

金蒲孤怕黃鶯再說下去，使得呂子奇更下不了台，連忙道：

「這些話都不必提了，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對付劉素客，此人不除，武林中永無寧日！」

呂子奇也趁此機會圓場道：

「正是！老朽直到昨夜才聽聞劉素客之名，這傢伙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！」

金蒲孤一歎道：

「說來各位也許不相信，劉素客一手掀起江湖滔天巨波，劫持十大門派的掌門人作爲奴役，卻是個完全不會武功的文人……」

這番話自然使大家爲驚奇不止。

金蒲孤因爲說話來太長，將大家一起邀到鏢局中坐定，才把他與劉素客一番交鋒的經過詳加敘述！

包括黃鏢在內，一個個都聽得如癡如醉，咋舌驚歎，最後呂子奇長歎一聲道：

「若非金大俠說出來，換了第二個人，就是告訴我，老朽也無法相信世上有這等人！」

金蒲孤一歎道：

「我與劉素客交鋒這麼久，也不敢相信他是存在的，可是的確有這個人……」

呂子奇沉思片刻才道：「金大俠的意思是要用武功來對他？」
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這是他唯一的弱點，捨此而外，他可說是無所不能、無所不精！」

呂子奇搖頭道：「老朽的看法與大俠略有出入，此人絕非武功所能制服！」

金蒲孤異道：「呂老有何善策？」

呂子奇歎道：「老朽說不出根本的方策，但是老朽認爲用武功去對付他是絕無可能的！」

(一二六)

招魂

倪匡

他絕對可以肯定，那是一條地下水道。他估計，水道在地下，不會深過一公尺，他已經打算炸開一個缺口，人就可以循著水道，進入他要去的地方了。他直起身子來，發現那一幅山崖，石上的青苔特別厚，在月光下看來，綠得發黑。他取了一柄小鏟子，剷去了青苔，發現青苔長得茂盛的原因，是有一大塊石頭，十分平整的緣故。

事情發展到這裡，已經可以說是接近結局了，他剷去了大約三十平方公尺的青苔就使那道暗門，完全顯露了出來。他興奮地用鏟子敲打著石壁，發出空洞的聲響，在天亮之前，他已順利推開石門，走了進去。

才跨進去了一步，他就呆住了。

齊白，這個盜墓專家，不知進入過多少規模宏大的古墓，可是他卻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時他見到的奇特景象。

那種景象，令得他目瞪口呆不知多久，直到有一股陽光照到了他的身上爲止。

陽光？在山腹之中？是的，那石門之內，是一個極大極大的山洞，山洞頂上，有幾處天然的縫隙和小洞，陽光便是從那裡射進來的——這種情形並不罕見，相當普通，通常，這種自山洞中，直通山頂的小洞，都被稱爲「一線天」，成爲勝景。

奇怪的，令得齊白目瞪口呆的是，在那山洞中，竟然建造著一座規模宏大之極的巨宅，雕樑畫棟，飛簷粉牆，應有盡有。在宅子的圍牆外，是一條小河，河水流動。

那自然是那股泉水，引進來之後，再經過地下引出去。

巨宅的兩扇大門、朱漆耀目，兩隻大門環，閃著金光，那當然不是銅，而是黃金。齊白在呆了許久之後，才一面不由自主搖著頭，一面向前走去。

由於洞頂的縫隙相當多，所以洞中，雖然稱不上明亮，可是也絕不黑暗，更令人歎爲觀止的是，宅子外，還有極大的空地，栽種著不少樹木，有的且極高大，居然綠蔭婆娑。

齊白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走向門口朱紅色的大門，絕看不出是公元一三九六年製造的——門上一定不知漆了多少層漆，山洞中的空氣，一定也相當乾燥，所以才能維持得那樣好。

他終於來到了門前，他的整個心靈，充滿了一種虔敬之極的意念。每當他進入一座古墓之際，他都會有這種心情，而這一次更甚。

他抓起了門環，沉重的門環當然是純金的一——以皇帝的力量，有什麼做不到的？許多奇跡，都是天下權力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所創造出來的。

他注意到，在門環敲上去的門上，也鑲著一片金片，那是爲了使門環擊上去，可以發出更響亮的聲音。也可以不會敲壞木門。而齊白可以肯定，門環和金片裝好之後，幾乎沒有被用過。

他又呆了一會兒，過度的震驚，使得本來精明絕頂的他，也有點渾渾噩噩，這時他在想：明太祖在這裡，造了這樣的一幢宅子，目的是什麼呢？

(五十一)



「老闆，我把適合辜先生的禮服都掛在更衣間了。」完成任務的小雅跑了過來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歐嘉芝很高興自己跟辜仲暘的「閒聊」終於可以告一段落，在她心裡，Gordon仍是存在的，再聊下去，她怕自己又會說出什麼不該說的話。

「辜先生，麻煩你到更衣間試禮服。」

「就決定這套好了。」試了幾套，辜仲暘終於決定了。

歐嘉芝也覺得他穿這套好看，看著鏡子裡的他，真是個名副其實的白馬王子。

「那好，我請助理幫你把褲子的長度放長就可以了，其它的部分都剛好，不需要改。」

她蹲下去，用大頭針在褲長的部分做了記號。

「OK了。你可以去把禮服換下來了，下次再跟仲柔一起來試禮服就行了。」

「嗯。」辜仲暘無異議的走進更衣間。

歐嘉芝看了一下時間，已經四點了。

「小雅，你先出去幫我打個電話叫一輛計程車，請司機十分鐘後到店門口。」她還要回家去開車，怕去晚了會讓爸爸跟阿姨等。

「喔，我馬上去。」小雅立刻乖乖地出去打電話，她知道老闆今天要到機場接院長爸爸跟阿姨。

小雅前腳才出去，辜仲暘後腳就從更衣間出來，他已經換回自己的西裝，手上拿著換下來的禮服。

「等全部的禮服都修改好之後，我會打電話給仲柔，到時候你們再約時間一起來試。」歐嘉芝從他手上接過禮服。

「OK，沒問題。」辜仲暘一臉帥氣的回答。

既然一切都搞定了，那是代表他必須走了？可是，他現在還不太想離開這裡耶。這刻開始，他懷疑自己有被虐

狂，一堆笑臉美人等著他愛，他卻偏偏愛看這張冷臉。

「我送你出去。」

歐嘉芝主動開口要送他走。

「噢，好。」主人

擺明不想留他，辜仲暘祇好摸摸鼻子識相的離開。

兩個人才剛出VIP室，小雅便匆匆忙忙的跑了過來。

「老闆，計程車行說現在沒有車，十分鐘可能趕不及，要等二十分鐘左右才能到。」

歐嘉芝的眉頭糾結了起来，怎麼這麼巧，平常車子總是一堆，臨時要叫車了，偏偏又沒

車。

「你急著要去哪裡嗎？我有車可以送你。」辜仲暘大方的開口，展現他無比的熱心跟誠意。

「可是——」她遲疑著要不要搭他的車，兩個人一起待在車裡，會讓她不禁想起從前……

「老闆，別再可是了，你如果不快點

回家開車到機場，一定會來不及的！」小雅在旁邊幫腔，她覺得拒絕帥哥的好心實在太殘忍了。

小雅的幫腔說動了她，算了，僅此一次。

「那好吧。」

「原來你就住在這棟大廈裡。」她住

的大廈剛好座落在他每天上班的必經路

上。

之前還在推銷預售屋時，他也曾經來

看過房子，如果那時買了，搞不好他們現

在就是鄰居了。

八墓村——此時，我才正式接觸到這個怪異、不祥的名字。

其實不需要其他一連串威脅恐嚇的詞句，光是八墓村這個地名就夠嚇人了。

觸怒八墓村的神明……將會導致血……血……血腥遍野。二十六年前的慘劇將會重演……

八墓村即將化爲血海……

我完全不知道這封信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寫這封信的人真正用意是什麼。

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，使我感覺更恐怖。

唯一可以隱約找到的蛛絲馬跡是，這封信和前不久尋找我的人之間似乎有點關係。從諫訪律師發現我以來，至少有兩個人突然開始關心起我，一個是到處調查我的身份的謎樣男子，一個就是寫這封信的主人。

唔，不對！我若有所思地停住脚步，這兩個人該不會是同一個人吧？換句話說，也許四處打聽我的男子就是寄出這封信的人。我隨即把口袋裡的信掏出來再三仔細檢查郵戳，很遺憾，郵戳的字跡模糊不清。

我一路上絞盡腦汁思索卻依舊一籌莫展，這天早上，錯過了好幾班客滿的電車，好不容易抵達公司時，已經遲到半個鐘頭了。當我前腳才踏進辦公室，工友馬上對我說課長找我。於是立即進入課長的辦公室，課長一見到我便興高采烈地說：

「寺日，我等你一段時間了喔！剛才諫訪律師來電話，請你馬上過去。你們父子即將要相認羅！如果你真的找到有錢的老爹，別忘了請客哦！咦？你怎麼啦。臉色怎麼這麼差。」

我忘了當初是如何回答課長的，大概說了一些無意義的話吧！當我向滿臉疑惑的課長告退之後，我如同夢遊病患一般步履蹣跚地走出公司，一步一步踏向令人顫慄的世界。

第一個犧牲者

隨後發生在我眼前的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描述才好，如果我有犀利的筆鋒，或許能夠將它描述成故事的第一個高潮。

當我進入諫訪律師事務所時，裡面已經有一個人比我先到。

這個人理了一個小平頭，好像才剛從軍隊退下來，身上穿著卡其色軍服，有著長期日曬的黑紅膚色，骨節突出，手指被煙薰得發黃，看起來就像個鄉下人。我也和朋友的妻子一樣，看不出這個鄉下人的歲數，大概在六十歲到七十歲之間吧。」

那個人很拘謹地坐在事務所的安樂椅上，一看見我，倏地挺直腰桿，回頭望向律師。從他的小動作看來，我直覺反應找尋我的人就是他，再不然他也一定跟尋找我的人有關。

「嗨！你來啦！請坐請坐！」

諫訪律師很客氣地招呼我坐在他辦公桌前方的椅子上。

「很抱歉，讓你久等了！其實我也很想早日通知你這個好消息，不過最近到郵局打電話報比較費事，所以剛剛才和對方聯絡上，現在我就爲你們介紹。」

律師轉頭望向坐在安樂椅上的老人。

(十三)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第一回 灵隱寺禪僧贈寶偈 芸蘿山蝴蝶作冰人
話說隋朝仁壽年間。江南建康府有一秀才，姓蔣名巖，表字青巖。父親蔣國士，曾爲陳朝大司馬，隋文帝屢辟不起，移家西子湖邊，丘壑自娛，竟以壽終，母親葉氏，相繼而卒。單生蔣青巖一人。這蔣青巖誕生之夜，蔣夫人夢孔子抱送。因此，這蔣青巖生得身長七尺，美如冠玉，俊儻風流，